

著 基 尔 高

譯 等 生 蒼 顧

在 美 國

行 發 局 書 代 時 海 上

著 基 爾 高
國 美 在

譯 等 生 蒼 顧

海 上
版 出 局 書 代 時

1 9 4 9

在 美 國

原 著

高 爾 基

譯 者

顧 蒼 生 魏 殷
妙 悟 俞 亢 詠

發 行 者

孫 汝 梅

出 版 者

時 代 書 局

上海四川中路三三四號

印 刷 者

時 代 印 刷 廠

上海平涼路二二二號
電話五三〇九二

基 本 定 價

四 元 五 角

出 版 期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月 初 版

國 國 所 有

序

「在高爾基抨擊資本主義的著作中，今天最能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他那些論美國的論文與小冊子。遠在四十多年前寫的這些文章，那是譴責美國資本主義制度暴行的有力控訴。這些精彩的篇頁雖則已經出現了很久，可是它們的意義不但絲毫沒有減少，而且恰恰相反地日益增加其正確性。無數關於最近一個時期內發生於美國的事實，都可用以證明高爾基的任何一篇論文；因為自從高爾基離開美國以後，那罪惡昭彰，聲名狼藉的『美國生活方式』，已經日益顯出了猙獰的面目，它那殘酷不仁的暴行已經日益肆無忌憚，毫不掩飾了。」

「二十年前，在答覆一家美國雜誌提出的問題時，高爾基曾經說道：『你

們所謂美國的文化並不而且不能激起我的同情。我認爲你們的文化在我們星球上是最畸形的文化，因爲它把歐洲文化所有許多可恥的畸形狀況，放大到可怕的程度」。

「這些嚴峻的憤怒的話，是這偉大作家在其一生中關於資本主義美國所有言論的自然結論」。

上面抄錄的是本年「蘇維埃文學」雜誌第七期裏，薩爾珂夫所著「爾基筆下的美國」(有何家槐譯文，載十月八日大公報。)開始的幾句話。他所談起的小冊子，以及答美國某雜誌問，又都在第八期的「蘇維埃文學」裏刊載了出來：這也便是我們現在這本小書分成「答美國某雜誌問」和「在美國」兩部一共五篇文章的來源。

這五篇文章是高爾基在兩個時期裏完成的。答美國某雜誌問，是一九二七至一九二九年間的事；「在美國」四篇論文則是在一九〇六年寫作的。這四篇

論文最初發表的時候，有的合印成一本論文集叫做「在美國」；有的又曾經單獨印成了小冊子發行。「蘇維埃文學」襲用原名：「在美國」。我們現在譯成中文出版，便也不再改動。

「高爾基初次見到這『黃金魔城』是在一九〇六年。那時他已經用他的藝術和他那在一九〇五年革命時期反對專制政治的英勇戰鬥，緊緊地和布爾什維克黨聯系在一起」。

「高爾基帶着革命的熱情到了美國。他被布爾什維克黨派到那兒去宣揚俄國第一次革命的真相。他的革命熱情，在他那『我的訪問』和論文集『在美國』中，像火焰一般的光輝燦爛地燃燒着」。

「美國的反動分子一齊起來反對高爾基。這些反動派開始想以『合法的理由』根本驅逐高爾基出境。當他一發現不能誣賴高爾基的著作爲『無政府主義的宣傳』時，這位作家就又被他們的報紙所詆毀，所排擠，爲無稽謠言的毒蠱」。

所包圍，所窒息；竟沒有一個紐約的刊物，肯登載高爾基關於俄國革命的忠實的報道」。

這便是高爾基寫作這許多論文與小冊子當時的環境，我們也祇要引用薩爾珂夫的話便可以明白 薩氏又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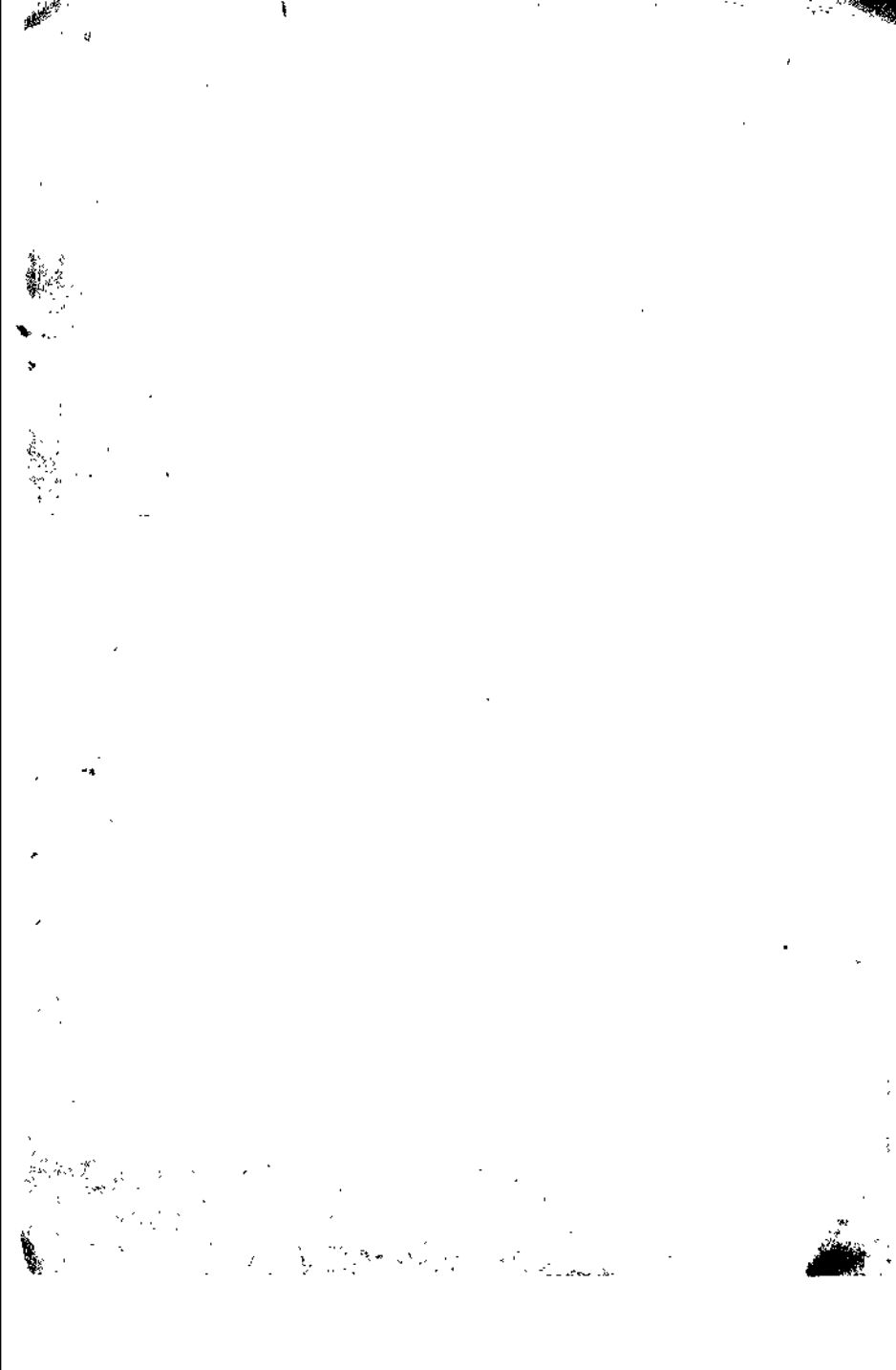
「高爾基的論文和小冊子的價值，是在於一經他的揭露，我們就可以發現這一個醜惡不堪的美國文化，是歷史上註定要消滅的」。

現在正是 一個把這些論文，和美國當前的情形，取來對照的時候。我們四個人前後一共費去三天功夫分頭把它們趕譯出來，也使爲了這個原因。

目錄

序		一
答美國某雜誌問		七
在美國		九
(一) 黃金魔城		九
(二) 共和大王		三六
(三) 道德教士		六七
(四) 無聊隱士		九五

答美國某雜誌問



你們問：

『你的國家仇恨美國嗎？你認為美國的文化如何？』

在事實上和形式上，提出這樣的問題，便含有誇張和牽強的美國作風。我想像不出，一個歐洲人，爲了「賺錢」起見，竟會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必須告訴你們，對於你們的第一個問題——正如對於一切其他問題——我沒有資格代表我國一萬五千萬人民作答，因爲我沒有辦法徵求他們對你的國家的態度如何。

我猜想，甚至在你們的資本家們正在榨取人家的血汗鑄成美國的許多國家裏——菲律賓、南美洲諸共和國、中國——甚至在美國的一千萬有色人種中，恐怕也尋不出一個聰明絕頂的人，竟會代表他的人民而擅敢告訴你們說：

『是的，我的國家，我的人民仇恨美國的，仇恨她的全體人民，工人們以

及擁資千萬的富翁們，不論是有色人種以及白種人，仇恨婦女們和兒童們，田野，河流，森林，走獸和飛禽，美國的過去和現在，科學和科學家們，以及她的高超的工藝學，愛迪生，路德巴朋克 Luther Burbank，愛特加坡 Edgar Poe，華德惠德 W. H. Whitman，華盛頓和林肯，賽奧度特萊賽 Theodore Dreiser 和友琴奧尼爾，許胡特安德生 Sherwood Anderson，她的所有的天才的藝術家們，還有賈克倫敦 Jack London 的精神上的指導人，美妙的浪漫蒂克的勃萊特哈特 Bret Harte——仇恨輜絡，愛默生，和造成美國的一切事物以及所有居住在美國的人們。」

我希望你們不必奢尋到這樣一個駭子，對你們提出的問題，會有上述的荒謬的答覆，充滿着這樣仇恨人民和文化的一個答覆。

但是，當然的，你們所謂的美國文化並不而且不能激起我的同情。我認爲你們的文化在我們星球上是最畸形的文化，因爲它把歐洲文化所有許多可恥的

畸形狀況，放大到可怕的程度。歐洲是非常悽慘地已被國家的階級結構的私利私慾所腐敗了；但是，歐洲還沒有出現像你們的百萬富翁們，千萬富翁們，那樣害人而麻木不仁，給你們國家平添了許多墮落的人們。你們當然還記得波士登的暗殺案關於兩個富家子弟純粹爲了好奇心而殺害一個第三者的事件嗎？在你們的國家裏，爲好奇心所驅使，只爲了「一時迷醉」而犯下同樣罪狀的案件不知已有多少呢。歐洲雖也可以以剝奪欺侮她的公民而自傲，然而，她還沒有下流到這樣無恥的醜行，像沙高和凡采蒂那件暗殺案的程度。法國曾經出過夠可恥的「特萊福斯案件」；但是在法國，左拉和法朗士挺身而爲無辜的犧牲者辯護，領導了千萬人民採取一致行動。在德國，大戰以後發展和三K黨性質相同的暗殺組織，但是在德國，他們都被捕定讞；可是在你們的國家裏，並不這麼做；三K黨的暗殺案，並且無恥地蹂躪有色人種及婦女們；這一切都不受處分，正像州長們可以不受處分而懲辦社會主義的工人們一般。

歐洲並沒有這樣一種可怕的事，如同「迫害黑人」，雖然歐洲患有另一種可恥的疾病——反猶太主義；事實上，這種疾病，美國也已傳染了。

犯罪行為雖在歐洲也逐漸增加，但還沒有增加到像你們的報紙上所記載在支加哥所發生的程度，在支加哥，除了交易所和銀行的匪幫們以外，帶着手鎗和炸彈的匪幫們簡直是暢所欲為。因禁酒令而在你們國家裏所發生的槍殺械鬥，也不會在歐洲發生的；而在歐洲，也不可能有一個市長，像支加哥市長那樣，公開地焚毀英國古典書籍。

我不相信 蕭伯納對於其他國家的邀請所作的答覆，會比你們的民族雜誌的編輯魏拉德邀請他赴美而得到的答覆，更加含有諷刺的語氣。

各國的資本家們同樣都是可憎而沒有人道的一丘之貉，但是你們的更壞。很明顯的，他們更是死貪金錢。附帶說一句，「商人」這一個稱呼，我個人是把它譯作「瘋人」的。

試想這一切是怎樣的愚蠢和可恥：我們這個可愛的星球，我們曾經費過多少氣力去學習而美化它和豐富它，可是我們的這個地球的大部份，都把持在那批可鄙而貪婪的敗類的手掌之中，他們除了賺錢以外，別的什麼都不會幹。偉大的創造力量——建設文化，建設我們的「第二天性」的科學家們，技師家們，詩人們，工人的血液和腦汁——，都給這批無知無識的人們變成了黃色的金屬小圓和支票的紙條片。

資本家們除了金錢以外創造了些什麼呢？悲觀；嫉妒；貪婪，和將來難免要把他們自身毀滅的一種仇恨，但由於仇恨的猛炸，同時許多文化上的珍寶會和他們全部毀滅。你們的脆弱而臃腫的文化正以恐怖的悲劇威嚇着你們。

至於我自己，我當然認為，如果政權完全操諸勞動人民的掌握中，而並不在依靠別人的勞動為生活的寄生蟲們的掌握中，才能有真正的文明以及文化的迅速發展。而且我當然會勸告人家宣佈資本家們為社會上的一羣危險份子，為

國家的利益，沒收他們的財產，把這許多人移到海洋上的幾個島上，讓他們安靜地死去。這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最人道的辦法，而且頗合「美國的理想主義」的精神的，這種「理想主義」，只不過是，那些沒有經驗過、總的名字叫做「人民歷史」的喜劇和悲劇的人們的最天真的樂觀主義罷了。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間作——

（顧蒼生譯）

在
美
國